

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

*A Stylistic Study of
English Poetry*

王湘云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

*A Stylistic Study of
English Poetry*

王湘云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王湘云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607-4264-9

I. ①英…

II. ①王…

III. ①英语—诗歌—文体—研究

IV. ①H315②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51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7.5 印张 305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20世纪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宾德尔说过：“诗能教给人语言的全部功能，有助于读者掌握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诗中自有我们文明的全部伟大思想。”这句话不但很好地概括了读诗的意义，也使得诗歌文体学的意义研究不言自明。作为一部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的专著，本书通过将英语语言学理论引入英语诗歌文体的研究中来，具体系统地利用英语语言学理论的方法剖析了英语诗歌语言的特点和功能。

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文体学和诗歌文体学的研究现状，并简单介绍了诗歌的定义及其语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借鉴里奇的文体学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韩礼德等人的功能语言学理论、格莱斯等人的会话含义理论，重点从诗歌语言的变异、过度规则化、衔接与连贯、会话含义等视角分析和研究了英语诗歌的文体特征。

本书具体分为以下八章：

第一章介绍了英语诗歌文体和英语诗歌文体学，确立了英语诗歌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详细综述了国内和国外、过去和现在对英语诗歌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第三章剖析了英语诗歌的本质属性；第四章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英语诗歌的表层变异；第五章以里奇的诗歌文体学理论为依据分析了英语诗歌的深层变异；第六章主要借鉴修辞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英语诗歌的过度规则化；第七章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探讨了英语诗歌的衔接手段和连贯效果；第八章借鉴格莱斯等人的语用学理论分析了英语诗歌的会话含义。

作为一部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著作，本书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针对性：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文体学研究的

著作绝大多数都是以普通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介绍性的著述,而本书主要是以诗歌这一特殊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跨学科:本研究尝试用英语语言学各主要流派的语言学理论分析英语诗歌的文体特征。既继承了传统文体学对诗歌研究的优良传统,又从语言学视角对英语诗歌这一特殊文学文本进行研究,将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系统性和综合性:本研究借鉴但不拘泥于以往针对普通文学文本进行文体研究的方法,尝试使用现代语言学主要流派的理论对英语诗歌进行文体研究,并比较各语言学理论在分析和研究英语诗歌文体方面的优缺点,尽力做到了各种方法优势互补。因此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美学因子:诗之所以为诗,主要因为诗歌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学文本的文体特征。本研究还结合美学理论,分析和研究了英语诗歌由于在书写、语音、语义和句法等方面的变异而产生的意象美。

因此,这本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著作不仅可以直接服务于英语诗歌和英语诗歌文体学的教与学,而且也为英语语言学理论提供一个应用的基地,更重要的是它为英语诗歌文体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也可为汉语诗歌文体学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各位领导和各位同仁的鼓励和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王湘云

2010年11月17日

目 录

第一章 文体与文体学	(1)
第一节 文体学是什么.....	(2)
第二节 文体是什么.....	(5)
第三节 三种主要的文体观.....	(8)
第四节 文体学的三个主要发展方向.....	(16)
第五节 “语文圈”分析模式.....	(20)
第二章 文体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22)
第一节 文体学的发展历史.....	(22)
第二节 现代文体学的主要分支.....	(33)
第三节 中国的文体学研究.....	(40)
第三章 诗歌的解剖	(43)
第一节 诗歌的基本要素.....	(43)
第二节 诗歌的形式.....	(74)
第三节 诗歌的体裁.....	(83)
第四章 表层结构变异	(90)
第一节 语音变异.....	(91)
第二节 书写变异.....	(98)
第三节 词汇变异.....	(112)

第四节	句法变异·····	(122)
第五节	语域变异·····	(126)
第六节	历史时代变异·····	(127)
第七节	方言变异·····	(128)
第五章	深层结构变异·····	(130)
第一节	矛盾·····	(131)
第二节	转义·····	(143)
第三节	欺骗·····	(150)
第四节	歧义·····	(156)
第六章	语言过分规则化·····	(163)
第一节	头韵·····	(163)
第二节	元韵和和韵·····	(166)
第三节	押韵·····	(170)
第四节	拟声·····	(176)
第五节	反复·····	(179)
第六节	排比·····	(184)
第七章	英语诗歌中的衔接与连贯·····	(187)
第一节	音系衔接·····	(187)
第二节	词汇衔接·····	(193)
第三节	语法衔接·····	(198)
第四节	结构衔接·····	(205)
第八章	会话含意理论与英诗修辞·····	(211)
第一节	合作原则与特殊会话含意·····	(211)
第二节	合作原则的违反和英诗修辞·····	(218)
参考文献	·····	(250)
汉英术语对照表	·····	(265)

第一章 文体与文体学

文体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之所以说文体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是因为它是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古典修辞学(Rhetoric)发展变化而来的。古典修辞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演说家和诡辩学家们把修辞视为一门关于立论和词句修饰的演说艺术,是一个人学识和才华的重要体现,因此修辞学得到了当时人们的重视,并被列为古希腊学校的一门必修课。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 384—前 322)所著的《修辞学》(Rhetoric)更是从理论的角度对修辞进行了论述,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光辉。这个时期,由于古希腊实行民主政治,人们崇尚言辞的效力,演讲者通过说理和辩论来劝说民众,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解体,被寡头政治所取代,修辞的内容也逐渐从重说理转向重表达和重形式,以至于后来人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语言的风格,并同其他学科交叉形成了多元的西方新修辞学。其中修辞学同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相结合,便产生了文体学。正是由于文体学是在西方修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直到今天仍有人将“文体学”理解为“修辞学”。

说文体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是因为在今天文体学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出和过去截然不同的面貌。现代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文体学的发展,20 世纪初,人们开始用语言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探讨文学文本的文体特点。瑞士学者查尔斯·巴利(Charles Bally, 1865—1947)的《法语文体论》(T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1909)标志着现代文体学的开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西方大学的语言学系开始开设文体学课程;在中国,文体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成为大学的正式课程。

在本章我们将重点探讨文体的概念、文体学的概念、文体学研究的分类和

文体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文体学是什么

要进行文体学研究,首先必须对文体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从古至今,很多学者都对什么是文体学作过或详或略的描述。以下是西方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对文体学所作的基本描述。

①英国皇家学会资深研究员、谢菲尔德大学英语系威尔士教授(Katie Wales, 1945—)在她的《文体学辞典》(*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中指出,文体学是一门“研究文体的学问”(“the study of style”)。

②里奇(Goeffrey N. Leech, 1936—)在《英诗语言学指南》(*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中认为,文体学就是对文学作品中语言运用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use of language in literature)。

以上两种定义都是从文体学研究对象的角度对文体学进行诠释的。威尔士的定义简洁明了,指出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体,却忽略了何种文本的文体以及什么是文体两个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即什么是文体,是任何文体学研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回答,具体参见本章第二部分。相对于威尔士的定义,里奇的定义则更为详尽,他指出了文体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文体,但他也回避或忽略了什么是文体这个文体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③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 1941—)在《英语文体调查》(*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中认为,文体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研究的是语言变体的特定方面(as a part of linguistics and studies certain aspects of language variation)。

克里斯特尔的定义指出了文体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体学利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变体的某些方面。然而,语言变体是一个内容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指方言、语体,也可以指任何方言和语体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任一方面发生的变异现象。因此,克里斯特尔的定义亦存有不足之处。

④威多森(Henry G. Widdowson, 1935—)在《文体学和文学教学》(*Styl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中指出,文体学就是从语言学的视角研究文学语篇,文体学与语言学的差别以及文体学与文学批评的差别正是文体学能够将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的重要手段。(By “stylistics” I

mean the study of literary discourse from a linguistic orientation and I shall take the view that what distinguishes stylistics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one hand and linguistics on the other is that it is essentially a means of linking the two.)

威多森指出了文体学、语言学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言事实,揭示各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则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关注作品的审美意义和社会道德意义;文体学既分析不同体裁作品中的语言形式,又注重作品内容及其所传达的审美意义和社会道德意义,是一座将相对独立的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连接起来的桥梁。

⑤安克威斯特(Nils Erik Enkvist, 1925—2009)在他的《语言文体学》(*Linguistic Stylistics*)中指出:文体学可以看作是语言学下的一个分支,研究文学语篇的特点;文体学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研究下的一个分支,是借用语言学方法进行的研究;文体学还可以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既利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同时又利用文学研究方法的学科。(We may... regard stylistics as a sub-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give it a special subsection dealing with the peculiarities of literary texts. We may choose to make stylistics a sub-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y which may draw on linguistic methods. Or we may regard stylistics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which draws freely, and eclectically, on methods from linguistics and from literary study.)

安克威斯特的定义是对克里斯特尔和威多森定义的归纳和综合,不但更全面地揭示了文体学与语言学研究 and 文学研究的密切关系,而且指出了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即同时借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研究方法。

⑥里奇与肖特(Mick H. Short)在《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中具体探讨了文学文体学问题。他们认为,文学文体学的目标就是解释语言与其艺术功能之间的关系。在文体学中,重要的不是研究什么,而是为什么要研究以及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 literary stylistics has ... the goal of expla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artistic function. The motivating questions are not so much as *what*, as *why* and *how*.)

里奇与肖特重点阐述了文体学研究的动机和方法。他们指出,语言学家关注的是作品作者“为什么”用这种而非其他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文学批评家关注的则是作者“如何”通过语言的应用取得特定的美学效果。

⑦皮尔(Willie van Peer)的《文体学与心理学》(*Stylistics and Psychology*)指

出,文体学是通过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从俄罗斯形式主义发展而来的,主要研究异于常规的语言“陌生化”现象。(Stylistics is developed from Russian Formalism via Prague Structuralism,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estrangement”—“deviation from normal usages”.)

在这里,皮尔不但指出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语言“陌生化”现象),同时还明确了文体学的发展历史,但却未明确文体学的研究方法。

⑧《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指出,文体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在特定语境下的使用特点,并且希望借此建立一系列原则,一系列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个体和某些社会群体在使用语言时作出特定选择的原则。(Stylistic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which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tuationally-distinctive use of languag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literary language, and tries to establish principles capable of accounting for the particular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s and social groups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

⑨我国著名学者顾曰国(1990)教授也曾对文体学这门学科进行过阐释。他认为,文体学主要是指英语文体学,是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文体和风格现象的产物,是西方新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把修辞学同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联系起来的桥梁。因此,可以把文体学看成是利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文体的学问。

以上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文体学是什么进行了阐述,有的(如威尔士)虽然简洁概括,但却显得过于笼统;有的(如里奇、克里斯特尔)虽然指出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却忽略了研究方法;有的(如威多森、安克威斯特)虽然指出文体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文体学与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关系,但是却未指出进行文体学研究的目的是原因;有的(如里奇与肖特、顾曰国)虽然指出了文体学研究的动机和方法,但对文体学的发展史却未予明确;有的(如皮尔)虽然明确了文体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对象,但却忽略了研究动机和方法;有的(如《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尽管定义相对完整,但却忽略了文体学的发展史。

不过,如果将这些学者给出的关于文体学的定义进行一下综合,就不难发现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文体学概念:

首先,历史渊源:现代文体学是通过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从俄罗斯形式主义发展而来的。

其次,研究对象:文体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各种变体,尤其是文学文本的语言变体。

再次,研究方法: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最后,研究目的:通过使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学语言进行研究,以发现一系列可用来解释某些个体或者某些社会群体在使用语言时作出特定选择的原则。

第二节 文体是什么

上一节曾提到威尔士教授为文体学提出的简洁而且高度概括的定义:文体学是一门“研究文体的学问”。那么,文体又是什么呢?

西方学者对文体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准确地阐释文体的基本概念,但争论颇多,尚无定论。刘世生(1998)曾在其《西方文体学论纲》一书中列举了31种不同西方学者关于文体学的学说:

①古希腊虚无主义哲学家、诡辩家、修辞学家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85—约前380)认为,文体就是修辞(rhetoric)。

②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体就是形式(form)。

③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律师、政治理论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认为,文体就是雄辩术(eloquence)。

④英国讽刺作家、散文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认为,文体就是在恰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词语(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⑤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宇宙学家布冯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认为,文如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ême.)

⑥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认为,所谓文体,就是赋予既定思想以适合该思想产生出其应有效果的全部条件。(Le style, c'est ajouter à une pensée donnée toutes les circonstances propres à produire tout l'effet qu'elle doit produire cette pensée.)

⑦英国作家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认为,文体就是个人的风格特质(personal idiosyncrasy)。

⑧默里又认为,文体就是一个人的解说技巧(technique of exposition)。

⑨默里还认为,文体是文学的最高成就(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literature)。

⑩芬兰语言学家安克威斯特认为,文体就是以最有效的方式讲恰当的事情(saying the right thing i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⑪安克威斯特又认为,文体就是环绕已存在的思想或感情内核的外壳(a shell surrounding a preexisting core of thought or expression)。

⑫安克威斯特还认为,文体是在不同表达方式中进行的選擇(the choice between alternative expressions)。

⑬安克威斯特又认为,文体是集体特点的集合(a set of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⑭安克威斯特还认为,文体是超出句子以外的稳定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those relations among linguistic entities that are stable in terms of wider spans of text than the sentences)。

⑮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 1896—1982)和法国人类学家、民族学者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认为,文体就是结构的对等(equivalence)。

⑯法国文学评论家、理论家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 1924—2006)认为,文体就是形式超定(formal overdetermination)。

⑰布拉格学派也称为功能语言学派(成立于1926年)认为,文体就是功能(function)。

⑱捷克文学和美学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 1891—1975)认为,文体就是前景化(foregrounding)。

⑲奥地利文学评论家斯皮泽(Leo Spitzer, 1887—1960)认为,文体就是对于常规的变异(deviation)。

⑳美国文学批评家奥曼(R. M. Ohmann)认为,文体就是语言结构的转换(transformation)。

㉑匈牙利语言学家乌尔曼(Stephen Ullman, 1914—1976)认为,文体就是认知意义的表达(expressiveness)。

㉒英国当代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韩礼德(M. A. K. Halliday, 1925—)认为,文体就是凸显(style as prominence)。

㉓韩礼德还认为,文体就是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

㉔达比希尔(A. E. Darbyshire)认为,文体就是深度(depth)。

㉕默里还认为,文体就是表达感情和思想的语言特点(the linguistics features that communicate emotion or thought)。

㉖安克威斯特又认为,文体就是因语境的限制所产生的语言变体(the variety of language restricted by context)。

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卢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

1949)认为,文体就是从语言非区别性特征中作出的选择(the choice among the non-distinctive features of language)。

⑳意大利批评家、空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认为,文体这个词是多余的,它与形式和表达没有什么区别。(Style is superfluous term that has no difference from form or expression.)

㉑法国思想家、符号学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认为,文体不是对表达的继承,而是一种引用过程,不同类型的集合、记忆和文化。(Style is not the heritage of expression, but that of a quoting process, a set of patterns, a memory, a culture.)

㉒威尔士教授认为,文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和语言是同义词。(Style in one sense is synonymous with language.)

㉓威尔士还认为,语体、形式、主题等的需要部分决定了语言的特征,文体就是对这些特征的选择(style as the selection of features partly determined by the demands of genre, form, theme, etc.)。

由此可见,对文体是什么,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产生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刘世生, 1998):首先,学者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在这些定义中有的依据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如定义④⑥⑨⑩⑪和⑫,有的依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如定义⑭⑮⑰⑱和⑳,有的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如定义⑳㉑㉒和㉓。其次,他们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不同。以上的定义都反映出研究者对文体学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例如,定义①②③④和⑩是从古典修辞学的角度对文体进行界定,强调文体就是最有效的语言使用方式;定义⑮“结构对等说”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强调语言系统中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定义⑳“语言结构转换说”是从转换生成语法的角度强调语言在不同层次上的结构转换产生的文体效果;定义㉑“意义潜势说”是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产生的文体效果。

尽管这些定义依据的理论各异,而且表现出的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也不尽相同,但是综合起来分析,这些定义大体上反映了人们对文体的三种观点:首先,语言是一个有机结构,在语言的这种结构中,文学文本的任何一部分都和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文本相互关联。雅各布森的“结构对等说”以及韩礼德的“凸显说”和“意义潜势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次,语言的美学功能源自语言表达的新奇性。基于这种观点,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Borisovich Shklovsky, 1893—1984)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斯皮泽又在陌生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异

说”，而穆卡洛夫斯基在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前景化”的观点。最后，语言的美学功能还源自语言节奏感和音乐性，这种观点多用于诗歌文体学家对诗歌韵律的分析之中。

第三节 三种主要的文体观

对于何为文体，学者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相对而言，选择说(style as choice)、变异说(style as deviation)和前景化说(style as foregrounding)在学界的影响较大，接受程度也较高。因此，我们将在这里对这三种文体观进行较为重点的介绍。

一、选择说

文体即选择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体观。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修辞学》中认为，语言或者文体应当“妥帖”、“切题”，也就是要符合所要表达的意思和内容。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也曾指出，文体就是在“恰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词语”。在文学创作中，为了取得特定的艺术效果，作者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达到这种目的。德国语言学家、非洲研究专家特拉格特(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39—)和美国纽约大学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教授普莱特(Mary Louise Pratt, 1944—)认为，“说话者或者作者在语言所能提供的种种可能之中总是能选择使用一些结构，而不选择另外一些结构，这一倾向性的结果就产生了文体”(1981: 29)。这里所谓的选择包括说话者或作者对语言形式和意义的选择。

语言形式分为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语言系统在这些不同层面上提供了许多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文体风格。要了解作者是如何对语言形式进行选择的，最具说服力的方法就是研究作者的手稿，看看他们当初是如何创作并对手稿进行反复修改的。这里，我们借用肖特曾经引用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在创作《圣亚尼节前夜》(*The Eve of Saint Agnes*)时对词汇的选择。在济慈最初的手稿上，有这样两行诗：

Blinded alike from sunshine and from rain,
As though a rose should close, and be a bud again.

济慈出生于18世纪末的伦敦，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创作了《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秋颂》

(*Ode to Autumn*)等经典的名诗。《圣亚尼节前夜》(1819)共分42节,本例节选自第27节。

济慈在一开始创作这首诗的时候,用的是“close”这个词。后来诗人又重读这行诗,将“close”改成了“shut”。后一行诗就变成了“*As though a rose should shut, and be a bud again.*”

读者读到这行诗时,往往会认为既然“close”和“shut”是近义词,改与不改区别不大。但是如果读者仔细阅读,耐心比较修改前和修改后的这行诗,就会发现“shut”的表达效果要远比“close”强。首先,虽然“close”与“rose”形成押元韵,但是这种押韵却不能使“close”和其他的词产生一种意义上的关联。而单词“shut”不仅可以与前面的“should”押头韵,而且还可以与后面的单词“bud”押元韵,从而将诗行前半部分中的“rose”和后半部分中的“bud”紧密联系起来。其次,由于这行诗强调花蕾的纯洁无瑕,希望玫瑰花能够重新变回花蕾,因此“bud”在诗行中的地位最为重要,而“bud”的重要地位也在“shut”与“bud”构成的元韵中得以突显。相反,单词“close”则没有这种突出“bud”重要性的作用。再次,从音韵上分析,单元音/ʌ/在清辅音/t/前比双元音/əu/在/z/前更能体现出一种“突然性(suddenness)”和“彻底性(thoroughness)”,而且清辅音/j/和/t/比浊辅音/z/更能体现出花开花落的静谧,这也加强了这行诗所要表达的意义。在中国有关“文体就是选择”的例子也很多,如贾岛“推敲”的故事。贾岛在《题李凝幽居》中有这样的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句诗中“敲”就是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动作动词“敲”字的使用与鸟宿树上的静态相配,一静一响,使得“敲”字很有味道,比起“推”字来,不仅突出了夜深人静时清脆的叩门声,还暗示了对前句出现的宿鸟的惊动,更增添了夜的静谧感。

文体就是选择不仅仅是指作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还指作者对语言意义即内容的选择。事实上,这两种选择是很难截然分开的。相同的意思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对内容的表达有多大影响,文体学家对此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理论领域表现为一元论(monism)、二元论(dualism)和多元论(pluralism)三种观点。一元论认为形式和内容具有同一性,是不可分的。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认为,“形式和内容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是个统一的整体”(1857)。英国作家洛奇(David John Lodge, 1935—)也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语言形式的任何变化都能导致内容或者意义的变化(1966),因此文学作品是不能改写和翻译的,同时人们既不可能只针对作

品的美学价值进行文学鉴赏,也不可能只针对作品的语言表达进行文体分析,文学鉴赏和文体分析是不可分的。而二元论却认为,形式和内容是可分的,相同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同样,相同的表达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奥曼认为,文体是对语言形式和语言表达的选择,而非意义的选择,即不同的表达形式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语言多元论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为代表,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这种功能千变万化,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其中有若干个有限的、抽象的、更具概括性的功能,即语言的“元功能”(metafunctions),或称“纯理功能”。元功能是语言的普遍特征,包括三个方面,即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谋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语言的概念功能决定着文本语场(field),即语义的选择;人际功能决定着文本的语旨(tenor),即句子结构的选择;谋篇功能决定着文本的语式(mode),即对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选择。而语场、语旨和语式三者共同决定着文本的语域(register)。语域则是构成文本文体的两个重要因素之一(另一因素为体裁,即英语的 genre)。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文体观请参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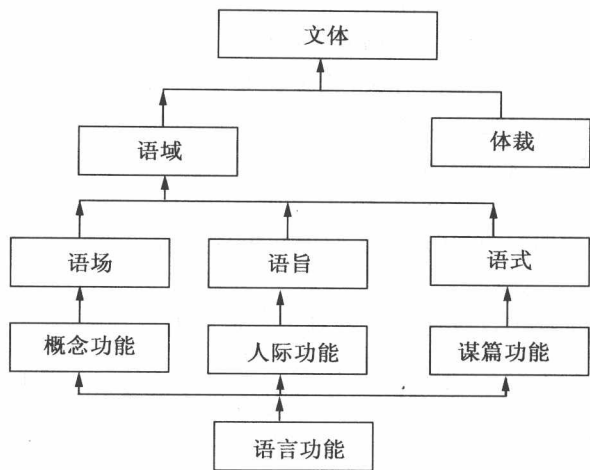


图 1-1 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观

文体的选择说表明,在分析作品的文体风格时,只要我们将作者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与那些可供作者选择而作者却未选择的表达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就